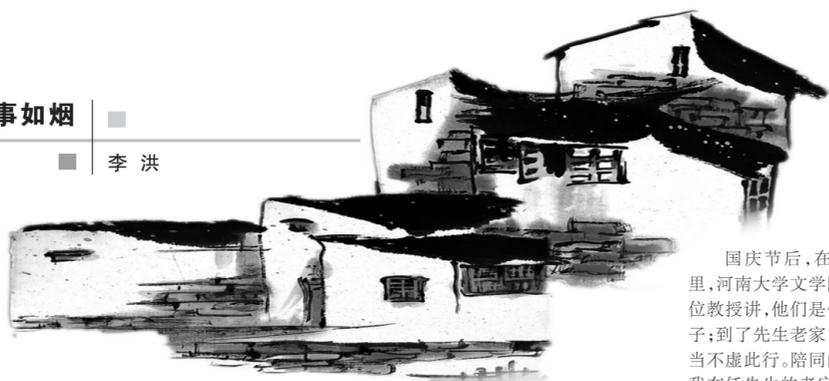


往事如烟

李洪



马王庙在哪里

70年前，我生于马王庙村。那是一个位于内乡县赤眉镇南、伏牛山脚下、湍河岸边、214国道旁的一个小小自然村。近年每每回去，发现记忆中那树、那房屋、那炊烟、那熟悉的人，都不见了。记忆中的那个马王庙村不在了吗？它还在。不过在更大的空间，以另一种形式，与时俱进、生机勃勃地存在着。你要戴上时代的眼镜，用心去体验，去寻找。

昨天晚上又梦见我爷了。扶着他妈，在马王庙文化广场一带转转，老奶奶嘴里呢喃着说：皂角树哩？那个大皂角树咋找不着了？这咋变成戏台子了。我想捡几个皂角板回去洗衣裳哩。

皂角树早就找不着了。这树大概是李家第一代或第二代祖先在十字路口随意栽下的，后来竟长得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从伏牛山叮叮当当下来的马帮，总喜欢在大皂角树下歇一阵子，吸袋烟，紧紧驮，喂喂骡子马。然后一路西行，经袁店、田关到当时号称“小上海”的水旱码头荆紫关镇，卸下贩来的毛皮、药材、木耳、火纸（用竹子做的祭祀用纸）等山货，然后装上从上海、武汉沿长江、汉江过来的洋布、盐、火柴等日用百货，再叮叮当当的原路返回。回来时，八成会在大皂角树下歇息一阵。每逢这时，马王庙的一些活泛人就会迎上前去，嘘寒问暖，让烟送茶，打听一些行情，或批发一些好卖的商品。有些人还与马帮老板交了朋友。有一年，德高望重的老族长说，咱们在这皂角树下盖个小庙吧，供上马王爷，保佑马帮日行百里四季平安。后来，我们这个百年来一直叫桦栎树的村，被人们改叫成了马王庙。耳濡目染，马王庙人也从南来北往的商人那儿得到了好多信息，学了不少经商知识。所以后来人们都说马王庙人能，马王庙人生意精不好缠，无非是嫉妒我们祖上见多识广善于经商罢了。我小时候常从老家柜子里翻出做点心、月饼的模具玩。听爷爷说，他小时家里常做南北点心和月饼贩卖，这些技艺大概就是马王庙人那里学来的吧？

世道总在变。1904年京广铁路通车，南来北往的货物改走铁路。荆紫关这个千年水旱码头萧条了。清末，人力胶轮车（架子车）逐步传入北方地区，一辆胶轮车可以拉两三匹骡马驮的货物，所以马帮也渐渐消失了。

不知哪天，一阵大风，百年皂角树老朽跌倒，压塌了供着马王爷的马王庙。但已聚集了李、袁两姓几十户人家的小小村落，却仍然是远近闻名的马王庙。

马王庙在哪里？在那枝繁叶茂的大皂角树下，在那伴着马帮叮叮当当亦农亦商的老爷爷、老奶奶的心里。

2002年，父亲李耀臣集成的《马王庙村史族谱》就要定稿了。但他看着马王庙人在国道两边盖的栋栋楼房，顿时心生疑惑——这是马王庙吗？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情系于斯的马王庙吗？

是，又不是。

新中国成立前2000多年封建社会，我国一脉相承实行市场经济，土地私有可以买卖。房子、墓地大都建在自家土地上，不用经审批规划。所以一个村落虽然房屋相对集中，但大多横七竖八，或大或小，朝向不一。马王庙村也不例外。1659年老祖先李炳在此安家后，三百多年，繁衍了几代人，因血脉相连，也全在路东集中居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学苏联实行计划经济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，人们都不富裕，起房盖屋的很少很少，马王庙的村落布局还基本保持着民国时期的模样。改革开放后，马王庙的50后、60后和全国大多数农村人一样，外出打工挣了钱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，拆掉破破烂烂的旧房子，在交通便利的公路两边排排场场盖楼。几年间，父辈们所熟悉的、寄予无限情感的老马王庙村，包括生产队时期的牛屋、保管室和打麦场，一起变成了平展展的庄稼地。

相信父亲与他同代人一样，对新马王庙村栋栋小楼感到非常欣慰，又对老马王庙村的一树一屋难以忘怀。于是，他凭着个人记忆，又走访了健在的几位老人，清晰准确地勾画出了《中华民国初年马王庙村略图》并印入祖谱，图中不但标注了一家一户房屋所在地，而且还标出了一座座私家墓地和磨盘。还考证出了1851年李家卖给袁家的房屋所在。老人家真是用心了。

马王庙在哪里？既在民国时期村略图里，又在214国道旁的崭新楼房里。

我问过不少从乡里出来，在城里买房安家、或打工挣钱、或带孙子的中老年人：老家房子盖得好，将来老了还回去住吧？大体三种回答。一是说：回，肯定回，落叶归根，老了还是回去住，天高地阔，带劲！二是说：看情况吧，可能两下住住新鲜新鲜。三是说：不回了，在城里冬天有暖气，医疗条件好，和儿女们住到一起，相互是个照应，不回去啦。

在马王庙，也有不少类似这样脚踏两下船的中老年人。有一次，我在城里一个长辈家给他探讨同样的问题，他说：回，我那房子搁村里盖哩是最好的，不回去住亏了。他儿子马上在旁边说：回啥回，回啥回！回去了有个头疼脑热谁招呼你？

确实，改革开放40多年，勤劳的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多了很多倍。这财富大部分体现在房子上。城里人两套房子以上占相当比例，农村人进城买了房子，还要回老家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一新，虽然明知道乡里不会去长住了，但是还要盖，而且还要看谁盖得更排场。

这是自身价值的体现，也是眷恋家乡的情结，更是一种告慰穷苦先人的情怀。

过去农村是“三八六一九九”部队唱主角，现在随着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，孩子们也都进城上学了。每回马王庙，看到大都关门闭户，很少见到青壮年和小孩儿时，我没有感到萧条，更没有感到悲哀。这是社会的进步，也是城镇化的可喜成果。

马王庙在哪里？马王庙人在哪里，马王庙村就在那里。那么今天的马王庙，一半在城里，一半在乡里。

四 我想把马王庙人大体分作三代。解放前出生的为老一代。他们的特点是，一生很难走出马王庙。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为中一代。他们的特点是城乡兼顾。在乡里，想到城里挣钱或看孙。在城里，想着乡里的房子和土地。

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为新一代。他们几乎百分之百的会走出马王庙，化为城市新公民。

新一代的整体特点是：有知识，有文化，有理想，有品位，有追求。他们工作在祖国各地，从事不同职业。或已小有成功，或正苦苦打拼。他们都很努力，因为他们总觉得，家乡父老老师同学的眼睛时时在盯着他们。他们虽在家乡生活时间不长，但同样对马王庙感情深厚，因为那是他们出生的地方，是父母养育他们的地方，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所大学，也是他们人生态、世界观、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地方。虽然“三观”还会进一步更新、改造。

马王庙在哪里？在新一代拼搏奋斗的五湖四海，也在他们无时不在的思念和牵挂中。

世道仍在变。也许几十上百年后，随着老一代、中一代逐渐离去，马王庙和大部分村落一样，成了无人居住的空置村，甚至成了空空荡荡的庄稼地。但那时，马王庙还在——在长眠于此的先人们的灵魂中，在生活于各地的后人们的血脉中，在我们心心相系的微信群中，也在我们不断修订的村史族谱和充满正能量的族谱网站中。②8

国庆节后，在京工作的黄乔生先生回故里，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涛、刘进才教授同来。两位教授讲，他们是任访秋先生的第三代嫡传弟子；到了先生老家，能去先生出生的地方看看，当不虚此行。陪同的文友，让我负责联系，因为我在任先生的老家工作过。接此任务，立时，心中惭愧丛生。我曾两度在任先生家乡工作，但从未有过去先生老家看看的想法。先生的故居具体在哪里？还有房屋存在吗？家里还有什么亲人？工作调离后，倒是听一个文友说起过，故居还在，但房屋损坏严重。

对任访秋先生，我过去的认知，实在太过浅薄。我的看法，他是做文学评论的，称不上什么作家。我辈不做文学评论，没有必要读他的书。先生故里现属大山庙乡，我在那里前后工作八年，很少有人谈及他。他是文人，著作等身，虽当过省政协副主席，只是兼职吧，业务还是学术研究。在讲究现实的故乡，名气便不如在外面大。2017年9月，去郑州办事，心血来潮，顺便去省文学院看看。走进大厅，一下子被墙壁上的巨型浮雕震撼了。三面浮雕墙，上面是河南省古代和20世纪文学家群像，各占12位。任访秋先生位居其间。在先生的全身像前伫立良久，不禁陷入沉思：先生何以被尊为文学家呢？

随后，买了一套《任访秋文集》。两年中，一直不间断地读下去，直至全部读完。先生的大学者形象，在我心中，完全树立起来。过去，我是根本不懂先生啊。自此，于文友中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讲谈先生。现在，河南大学文学院的两位教授，慕名而来，我得想法当好向导。就给大山庙乡政府工作的一个老同事联系，他很快联系到任先生的一个族人。

第二天上午，大约8点钟，我们驱车从县城出发。不到一个时辰，就到了任先生的老家梁沟村。接待我们的任德典老人，是一位退休教师，曾协助乡政府编过乡志。听说我们要

乡土情结

黄敦兵

记忆深处的归乡路

虽然到了中晚秋，但秋阳尚刚，热度不减夏天。不经意间，又忆起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夏日中午，那个我正行走的归乡路。那年，我刚从师大毕业，到高中母校报到后，暂时返乡归家。我也正怀揣着一个勃勃难遏的文艺梦，希望能心向乡土，倾听到不一样的声音。

当时还没有村村通公路，地上还有雨后未干的软泥。夏日的阳光，照直了，拖在地上的，是我短短的日影。那影子慢慢地挪移着，像在倾诉一个炎热而憋闷的故事。

那天，我从县城坐车到镇上，在老桥头下车，沿老寨塘步行向东，渡过淮水支流，开始爬山。因为背着装满书的包，汗水湿透了我那略显破旧的棉线衫子。看着闪闪花的土路，我便遥想着勤劳的父辈们，他们紧攥锄把，挥汗如雨，在田间定格成“锄禾日当午”的意象，心间不免油然升起一种悲壮。每每读到《悯农》诗，我都会想到小时所睹见的父亲的脊背，在毒日头下流成喧哗的河，那飘动的床单披风上早已绘上几道犹如地图的风景，那是汗水干后的盐渍图案。

于是，拉开记忆的闸门，重构乡土生活的图景。在农人的世界里，应该还有个不知粽子还是狗蛋他爹，正用了如青盘的荷叶，挖空了中部，从头套到脖颈，护着光背，一边挥洒着战天斗地的豪情，一边吼着粗朴的短歌。田间地头，狗蛋们的爹们，丁字步开立，晃动双膀，在肩头荷叶的“哗啦啦”声中，在众多庄稼汉的对唱与调笑声中，和着日影，频繁地挪动着步子。他们的身后，是“放倒”了并且很快晒得半蔫了的杂草。

下了两里多长的高坡，走过一道泥沙质的沿河弯路，来到一个小村庄南边。路北半里远的小庄里，不知谁家的黄牛，正用悠远的叫声，申斥着、抗拒着这夏日的酷热。路边树下的那口老泉，汩汩地涌着，多少年来，她一直亘古如山般为辛劳的农人和路人奉出自己特有的清冽与甘甜。我也伸手抱取这份清凉，再次感受了大自然无私的馈赠。

四面无风，时间快到正午。正值小学生放学时，几个穿着短裤的小学生，光着黝黑的背，赤脚拍打着凹凸不平的黄土路，叽叽喳喳地走来。他和另外三位任姓族人，早早就等在村口。他们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，实在让我们感动。梁沟村位于一道坡谷之间。北面是耸起的太子山余脉，东西两面，是蔓延下来的两座坡岭。坡岭一直低徊向南，五六里后，消落到鸭河口水库下面去了。任先生在这里生活了14年，后来出外求学，谋生。他对这个小山村，感情很深。且看他在《七十自述》中，这样描述故乡：“这里只不过十几户人家。村的四面都是坡陀的丘陵，前边有条小河，清澈见底，它既可以灌溉附近的菜圃和稻田，同时也是儿童们捉鱼和捕蟹的好地方。从村子向西北望去，真是万山重叠，像是青色屏障。而北面的小山，每到秋天，在夕阳的反衬中，就抹上了一层姹紫的颜色，至今想起，还有点醉。”这样一个小村，旧社会还修有围寨，以防土匪。村西南，约8里，过去是刘村镇，一个仅次于县城的文化名镇。村东南，约15里，是曹店古镇，也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名镇。现在，梁沟村住户翻了三四倍，成一个大村庄了。

从东边的岭坡下来，入村不远，向北，临着东坡根，第二家就是任先生的故居。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院子有五六分地，一片破败，荒芜不堪。东边是主房，原为三间瓦舍，堂屋和北头一间完全坍塌，仅留南头一间。这仅留的一间，前坡屋顶完好，后坡屋顶塌掉了。墙壁以砾石为基，泥土夯打，四道墙角，青砖抱持。前墙基本完好，其他三面，倒塌殆尽。从正门进入，荒草丛生，杂物堆积，不能容足。两根大梁，一接多粗，均从后面屋顶落下，前面梁头，正支在墙头上。这才明白，正面墙壁何以不倒。这么粗的梁木，当时从哪里运来？它们是何种木材？任由风吹雨淋，虫蛀菌生，为何无人问津？

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青砖，尺把长，四指厚，让大家看。族人介绍说，这里是任家老宅，任访秋先生就出生在这里，生活在这里。当年，这个院子，南北各有三间厢房，都是瓦房。主屋南头，还有一间灶屋，也是瓦房。由此可见，任家在旧社会的日子，还是说得过去的。如今，南边三间厢房没有了，北边三间，改建成了平房。解放后，任家这院落被没收了，改成了大队部。后来，大队重辟了办公场所，院子卖给了户异姓群众。这户群众后来也搬走了。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，我极力想象着，当年任家生活的融乐景象。先生的父亲任尚贤，是晚清的廪生，秀才。他与世无争，好读书。与兄弟分居后，家道困窘，就出外做家庭教师。后来，大儿子到县小学当了教师，他就待在家里，亲自教授二儿子和三子访秋学习。他教授孩子们的课程，除传统经史外，还有新学的相关内容。任访秋先生14岁就考入了河南第一师范。从此，渐行渐远，永远走出了这个小山村。哪里是当年任先生孜孜学业的房呢？东屋，南屋，抑或是北屋？我仿佛听到了先生当年琅琅的读书声。

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在院子西边的大门楼下，待了很久。这座老门楼，和对面的主屋一样，也是民国以前的建筑。从正面看，门楼坡顶灰瓦，除边缘残破外，保存尚好。大门两侧，青砖砌柱，白灰勾缝，非常坚固。上横一块厚木板，算作门楣吧，木料已经腐烂了。大门后面，四根木柱撑起，上面横梁铆接，如同亭子一样。这才明白，前面大门两侧的砖柱，只是装饰而已。当年，这座门楼完好的时候，该有多么精致啊。如今，门楼的后面坡顶，椽木朽断，瓦片坠落，中间成了一个窟窿。四根立柱，础基陷落，也在朽坏，让门楼显得摇摇欲坠。这座旧门楼，两侧的院墙，完全拆除了，孤零零地矗立着。这多像一位沧桑老人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，依然倔强挺立。

我们一行，黄乔生先生，刘涛教授，刘进才教授，张玉峰先生，以及陪同我们的几位任姓族人，都再不说话，都无话可说的样子，默默地，脚步沉重地离开了这座荒凉的院落。②8



诗歌

水润京华 宛带江河

□ 苗汭

——南阳，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
我的家乡的宣传广告
可穿越时空回到南阳的刘邦、刘秀、刘备
——是而今为他所愿的南阳
丹江水滋润北京的万家灯火
扬起首都民生甘甜的繁华
而起点 丹江水自秦岭奔涌而上
北跨黄河南挽长江
这就是南阳 我的家园
——水润京华
宛（宛）带江河
帝国之气 帝王之魄
中华民族的南北互通 必然因此
而复兴 而伟大……

一条大渠似长龙

——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抒怀

□ 张香坡

一条大渠似长龙，龙腾携水进北京；
滋润北方千湖地，圆却伟人调水梦。
一条大渠似长龙，丹江水库塞龙宫；
亚洲第一淡水湖，烟波浩渺碧万顷。
一条大渠似长龙，龙人治水造英雄；
舍小家为大家，移民精神泰山重。
一条大渠似长龙，龙口喷水势如虹；
渠首闸坝巍然立，浙川陶窑传美名。
一条大渠似长龙，决决渠水甜又清；
植绿固坡禁污染，生态文明率先行。
一条大渠似长龙，添彩大美南阳景；
穿越白河倒虹吸，二龙戏珠绘新景。
一条大渠似长龙，当代水利巨工程；
媲美世遗大运河，巨龙腾飞中华兴。